

青玉案

# 看展的年轻人

逛美术馆,观博物展,流连于各种主题展,已经成为当代都市青年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三两结群、拍照打卡、发布社交动态,这股弥漫着文化消费主义色彩的“看展风”风靡各类社交网络,赢得流量与热度,也引来质疑之声。其实,对于美术馆和博物馆而言,物理空间是具体且有限的,但可以容纳无限的抽象及想象空间;设展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所表征的时间是上无边界、下无穷尽的。看展的青年人,在这样的充满“艺术灵光”的空间里,获得了知识的满足、美的发掘,抑或又仅仅是处在艺术装置中的自我再发现。

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美育理念开时代之先河。在将美育作为素质教育重要内涵的当代,经由美育洗礼后的年轻人们,在美术馆、博物馆所观之“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在各类海量的知识云储存于互联网的时代,或沉浸式全情投入的、或喧哗躁动的看展成为新一轮热门潮流,背后或许指向的是青年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公共艺术空间的职能转变。在“求知”“熏美”和“悦己”之间,当代青年人如何与文史艺术展览形成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上的多重联结?本期话题讨论,分别邀请了三位博物馆、美术馆展览爱好者,结合自身经验,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与此有关的话题。

——主持人:康春华

# 美术馆的游与观

后商,专栏作家,媒体人。作品见于《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诗刊》《北京纪事》《北京青年报》等媒体。



在社交媒体时代,谈论美术馆,几乎离不开“打卡”一词。在一次与我的采访中,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田霏宇表达了对拍照打卡看展的接受,“这两年,拍照打卡几乎变成了很多观众看展的目的,在这背后,其实反映了整个观看行为的变化,不见得说,拍照打卡有多么低级。进一步说,拍照打卡也是观众与美术馆、观看与策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美术馆和策展人可以从拍照打卡内容上得到非常及时和根本的反馈,这种现象以前还没有。这种直接的沟通,会直接反馈到下一个展览的现象,很多有趣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会慢慢浮现。”

另一方面,也要知道,自美术馆诞生以来,远远不只有去美术馆打卡看展这一种模式,还有星星画会那种临时野生的看展方式,还有1960年代国际艺术展那种更为常规和普遍的看展方式,等等。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如果说有些焦虑随着当代性的切入已经大幅度地消失,但这并不是说根本性焦虑的缺失,而是那个悬在核心的焦虑扩大了,文化中心地带的焦虑扩大为社会集体的焦虑,在如此平静又冷峻的时代现场,人人为着自己的小心思小主体焦虑着,它既解构了曾经如此集聚如此尖利的大焦虑,又表征着新的失落现场。

那么,田霏宇的回应,不仅打上了中产消费时代的烙印,还意味着如今文化症候的嘈杂。以至于理解何谓美术馆,尤其何谓观众已经变成了一桩难事。打卡纵然以互联网的逻辑传播了艺术,其行为和符号不过为艺术现场增加了几分趣味和真实,却无法牵动艺术系统的肌理。试想,面对里希特的绘画,打卡的你我通常会感到陌生、惊悚,但再也不会去验证这心理背后的暧昧和内在叙事,而对后者的开掘和探寻显然才能带人进入艺术的世界。

这涉及对美术馆的理解:美术馆既为观众提供了公共性,也提供了私密性。如何理解?无论是建筑空间,还是文化意味上,美术馆自然都是公共的,它像广场一样向观众敞开,又将必要的藏品展演给所在的观众。但同时,美术馆的私密性也应该得到注意。在美术馆,观众表演或展现更多的自己,生活、语言、身体,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共享的,它只停留在他自己唯一的时空里,擦肩而过者只会攫取其中的一丝一毫,在公共性之中凿开一个私人性的切口。而在这样一个新的传播时代,也只有既让人内心安静,又让人外表鲜明的美术馆可以恰到好处地将公共性和私密性结合在一起,而刷屏的人往往会把这些游移在公共和私密边缘的存在所激活。

不过20余年大致的变化是可以清楚地把握的:一则大城市公共品一直以来都存在,并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逐渐累增,博物馆、公园从来都不是晚近的事物,所有这些公共品既脱胎于国家文化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公众的需求和期待;二则在既有的城市公共品之外,新的画廊、美术馆建越多,前卫艺术在大约2000年前后摇身一变,成了如今众人所熟知的当代艺术,与此同时,自“大地魔术师”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也置身于更广阔的场域。在上述两个部分的共同作用下,就成了今天的公共品。

今天,逛美术馆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娱乐休闲方式,也正是在这个状况下,我们也到了艺术和审美最自然的状态:娱乐和生活,而娱乐和生活总是包含着艺术和审美的部分。在“防疫”现场,美术馆是为数不多仍在有序运行的公共空间,大概是它提供了外部的内部的风景区。而相较于电影院出现大面积“片荒”,美术馆的展览还在密集地、有序地进行中。在这个意义上,美术馆从未缺席过。

因为定期给杂志和报纸写展评,逛美术馆,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工作。逛美术馆的过程,就是把自己当作爱好者、求知者,学习和了解当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基本语言和基本动向的过程。其实很少有绝对的观看方式,任何一种观看方式都是可行的,完善的、恰到好处的。而相比较一般的观众,我更愿意选择一种匆匆一过的观看方式。在一瞥一刹那,观看行为会有更大的加速度,也更能产生纷乱、暧昧的效果。总体上来说,我会抱有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态度去看展,个人也比较偏爱相对严肃的展览,也不仅仅是研究型展览。在国内有很多很好的展览,它们分布在每个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很多时候也会集群。这些展览,或者能够提供一种知识和审美上的趣味,或者能够提供一种观念和态度上的解构,总而言之,它们很新潮,但未必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看展需要耐心,要看到一件能带来开心的启发和感受的作品,可能需要看很多习以为常的作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完成很多工作,也会逐渐了解自己的倾向。不同的作品,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碰撞、对话,它们之间的联系多了之后,观看行为也就变得很有层次。看的艺术展览多了,就会发现,作品和作品间的褶皱特别重要,它能够非常自然地提供给我很多信息,也可以帮我克服掉某些思维痼疾。其实除了主题展、艺术家个展,最适合观看的还是有大历史观、大观念的艺术史展览,以及那些人尽皆知的双年展。

2019年,我在一本杂志做编辑,杂志和美术馆在一起办公,办公区旁边就是美术馆。每天早上,我都会到美术馆溜达一圈。当时美术馆展出的是一个收藏展,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一些手掌心大小的画,典型的德国现代主义的感觉,非常里希特。这些画藏在展厅最尽头的一个小单元里,四周没有任何自然光源,但一进一出,我就觉得,一定有什么在那里闪耀,它的想象空间、它所承载的仪式,特别近身,特别有能量。艺术本身能够带给我们丰富的资源,它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也作用于我们的生活。而能够与这些创造的盛宴产生近身的接触,是再美好不过的事。

意大利艺术家加埃塔诺·佩诺个展《人完人》

# 观展,一场已知与未知的连接

成长

博物馆正在走近我们的视野之中。近些年来,博物馆“走下神坛”,变着花样地展现出它亲切平实的一面,而大众也不再将博物馆视为一种学习与负担,多少有了些“雅致娱乐”的趣味。政策上的利好也为博物馆的大众化提供了助推器,博物馆的种类也渐趋多元化:历史、考古、艺术、自然、科技以及许多令人讶异的小众领域。以中华文化之底蕴深厚,任何一个小众领域的门打开,也都是一个上下几千年的浩瀚世界。人们看待历史与未来的视野,也随之被打开了。

博物馆敞开大门、放低身姿,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反过来对观展者也有了一定的要求。遗憾的是,在观展的门槛已经降到了最低的情境下,许多对观展缺乏兴趣、毫无知识储备的观众涌入了博物馆。消暑纳凉者有之,聒噪喧哗者有之,拍照作秀亦有之。当然,选择用宝贵的闲暇时间走进博物馆而非其他所谓网红场所,大抵还是有一些文化追求的,但是这种追求如果不得其法,往往就容易南辕北辙,浪费了博物馆提供的这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博物馆的展览到底应该怎么看?这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不可否认,有赖于国民教育体系将历史教育列入其中,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认知大多来自学生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对比教科书中揭示的宏大历史,微观和器物层面的历史知识缺失可以通过博物馆的展陈来弥补,说博物馆是学科教育的补充与延伸,乃至是一所终身的历史文化课堂,一点都不为过。

因此我们在选择走进一家博物馆之前,势必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一种是对参观对象的准备:这家博物馆的特色与亮点是什么?有哪些常设展览与临时展览?有哪些最具特点的展品?如何合理安排参观路线与时间?这些工作其实大多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目前各大博物馆都建设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或自媒体平台,经常关注一些文博大号也能够为你的参观带来许多便利。实际上,博物馆的展览往往都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一家省级、市级博物馆,基本都会常设有介绍本省、本市历史文化的通史展,馆方会按照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的时间顺序用出土文物、图文展板、情景还原等方式将本地历史梳理贯穿一遍。这是对当地历史文化最为高效也最为全面的一种阅读与熟识方式,尤其对于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对此地极为陌生的游客,这样的通史展可以让你对这片区域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至少建立起了

成长,文史作家,北京作协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著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等。



一个框架:它曾是哪些朝代的国都、曾起到怎样的区域枢纽作用、曾诞生了哪些历史名人、曾发生过哪些历史大事件……而之后你对这座城市的旅行,就是在这一框架内填“肉”,顿时就有了游刃有余的感觉。

对于常居城市的博物馆,则建议多关注该馆的临时展,尤其是那些处于直辖市、省会、区域中心城市的博物馆。因为近些年来,博物馆之间的馆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了,甲馆之藏品以外借的方式流动于乙馆展出,丙馆则通过策划从甲、乙等多馆征调文物搭配起一主题特展。展品流动了起来,博物馆的展陈也不断翻新,绝非仅仅“一刷”“二刷”就可以穷尽。更别提每年各地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公之于众,博物馆的展品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以北京为例,国家博物馆常年以走马灯的方式更换临展,几乎每三个月去一次,所有的临展厅就已更迭一新。而故宫博物院由于采用古建筑搭建展厅,展陈空间远远不能满足海量馆藏文物的展示需求,所以只能以交替展览的方式布展,尤其是那些珍贵的纸本书画,每展出一次就要休养好几年,展览的机会极为宝贵,这让许多特展稍纵即逝,可遇不可求,但也同样是看展的乐趣和魅力之所在。

还有一种,就是自我知识的准备。每一次的观展都不应当空手而归,但许多人面对博物馆的展览,尤其是那些较为生疏的历史、考古知识,却总是“一脸懵”。归根结底,实际上是在博物馆所建构的知识语境之内,没有做好已知与未知的连接。也许,看展者脑海中存在着零散的历史知识,但因为并没有匹配到正确的位置上,缺乏知识体系,犹如没有用线串联起的珍珠,无法作为饰品而存在。正确的方法应当是,用这些零散的“已知”,有意识地在博物馆中寻找与它匹配的“未知”,通过知识的迁移而扩大自己认知的边界,纠正和补充自己知识的缺陷。比如,我在前往洛阳参观之前,知道洛阳是十三朝古都,但是因为对洛阳地理缺乏微观的了解,总以为这十三朝古都是叠压在一处的,至少相隔不会太远,而参观洛阳博物馆的时候,迎面的一张地图浮雕就解决了我的疑虑,原来在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中,自西向东依次

分布着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五座都城遗址,他们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在城市规模和构造上也各具特点,但相同的却是同在伊水、洛水的滋养之下孕育而成,其文化有着鲜明的传承关系。带着这种“五都荟洛”的地缘格局再去浏览馆藏藏品,脑海中的逻辑线索就更加清晰,即便是陌生的文物藏品也能够放置于都城格局之下,去理解它的内涵。

对博物馆的参观,往往不能止步于展厅之内,还可以延展到展厅之外,关注文物背后的文化遗存。博物馆是一个让文物浓缩荟萃的场所,它会尽可能全面地展现某一地域的历史文化特点,但它无法替代你亲身踏足历史遗迹现场的震撼感。馆藏的每一件文物都会标注它的来源地,那些地方或是古墓葬,或是古城址,或是古建筑,它们其实也是广义的文物。在文博专业领域中,它们被称为“不可移动文物”,以区别于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青铜器、陶器、瓷器、书画这样的“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因为其“不可移动”的特点,非实地探访而不可得。其中最为珍贵的是由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有5058处。它们分布在博物馆外,散布在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它们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集中展现,除了少数被开发为旅游景区外,绝大多数人迹罕至、默默无闻。

我习惯将每一次的出行访古称为“馆保之旅”,即在路线规划上以博物馆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主要探访对象,兼顾“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两种文物的探访。博物馆内的国宝重器让人见微知著,领略文化的浑厚与艺术的精妙,而实地探访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则让人置身于历史情境中,用想象力去构建属于你的历史空间,从文化之中获得对当下生活更多的智慧与启迪。我想这种“馆保之旅”,就是精神层面上的“管饱”吧。

# 从“顶礼膜拜”到沉静省思

祁晨露

“看展”正逐渐成为都市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在各大社交平台和社区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看展打卡”“逛展指南”“逛展穿搭”等信息,甚至形成了“流量密码”和消费产业。从龙美术馆的Dior展,到安迪·沃霍尔、草间弥生,再到潮玩展、动漫展和故宫敦煌特展等由偶像符号、文化符号塑造的沉浸体验空间,在年轻人群体中“出圈”了。放置在特定场域的展品,穿越历史、翻越地域,通过它们的跋涉与安置,“看不见的墙”得以在热爱多元文化、勇于追求未知、需要慰藉心情的年轻拥趸者面前显现。

然而,被人簇拥着的艺术空间很快从神坛跌落人间。不是因为艺术本身,而正是这些年轻人,被简单地以阶级或文化区隔的名义赋予刻板印象的标签。在一个个展厅,观者可以用专业的态度去审视,也可以心不在焉地漫步其中:有人沉思,有人小声嘀咕,有人举着相机定格颅内,或是让自己置身其中也成为一个景观……这是艺术在特定场域让渡给观者的特权,选择、解读、表达的特权。

对于艺术,年轻人往往讨厌标准答案。爱看展,可以是迷恋直击心灵的艺术冲击,也可以是只停留在视觉的感官愉悦。如果愿意在展品前拍照,至少说明这件展品的外在美被捕捉到了。看展,早已成为多数年轻人挣脱标准答案桎梏的精神狂欢。比起被灌输艺术是什么、看展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年轻人更在乎永不停止思考、探索艺术是什么的过程。

祁晨露,河南平顶山人,山东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在读。



“游荡在展厅,所有评价与猜想都是被允许的”,而恰是这些人们面对艺术冲击最自然的、最本能的表现,被定义为“不懂艺术”。甚至有人说,把安迪·沃霍尔当成网红展,是艺术家的悲哀,这种说法无疑是抛弃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公共的良性连接,将艺术重新束之高阁,成为摆在货架上的奢侈品,成为一种“精英文化”,甚至“精英阶级”身份的象征。

本雅明在谈及艺术的大众参与时说,“这种参与首先以名声不好的形态出现。”“看展热”亦是如此。“看展自拍是对艺术最大的嘲讽”,“再怎么拍装高大上发圈也充实不了内心的底蕴”……种种话语以俯视者的姿态捆绑着大众的审美和审美。照自己的光,何必吹灭别人的灯。传统审美等级秩序正在渐渐瓦解,年轻人对艺术的认知图式不再分美与丑、高雅与低俗,只是在诸美之间、美与自身之间排次序。

艺术是生命的一部分,审美便是生之本能,通过看展,年轻人给自己的审美找到了落脚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弄懂艺术,为什么不试着去听懂鸟儿的歌唱?”毕加索曾表达,人在被打动的时候,审美就发生了,艺术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一味去追求隐藏在背后的所谓意义,过分揣测艺术家的内心,更容易忽视作品对自身最直观的触动。

看展时,年轻人常借助眼睛或某些器材对艺术作品进行拍照复制和简单互动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是“复制技术会摧毁艺术品的光韵”。然而,本雅明也说过,“艺术品的可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尽管艺术的“光韵”衰退,但转向群众、形成新的艺术形式,还是使艺术得到了解放并得到了新的受众。

可复制的艺术能够包容更多非参与者,“消逝的大众,超然于艺术,而沉浸在我自我中”,本雅明预言了此时此刻,观摩艺术的权利经过重新分配,年轻人爆发了对艺术展览强烈的感性审美需求。他亦未曾想到,从对艺术的“顶礼膜拜”时期,到年轻人在看展时被要求“提高审美”,作为一个阶级划分标的物的传统审美概念仍在被反复固化。

如今,恰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的下

沉,年轻人才得以对身体进行审美探索,把自己打造成一种值得被观赏的景观,或存在于朋友圈,也可作为艺术的再生产成果存在于当下的展览空间。作为看展的人,何不认真品一品眼前正在进行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再生产的流程。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用生命去感知、体验世界的的能力,逐渐被用智力去理解、控制世界的的能力压制。人难以感受到人之为人的存在,甚至变成了数字网络中的符号。年轻人看展,就是本能地通过感觉上的刺激,激发审美感受力,从而提升对自我生命的感受力,“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人类彻底解放的标志”。

艺术已然成为大众生活图景中的一部分,是年轻人生活的仪式。“艺术有潜力表明,日常生活可以被重新创造,平凡的通常是非凡的,非凡的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干预,并以奇妙的方式中断日常生活。”如果愿意在展品前拍照,至少说明这件展品的外在美被捕捉到了。只要展品或场景被看到,它本身就在教你颜色、形态、光影和空间。看似没有任何外在的所谓知识摄取,但某种渗透、冲击、融合却已在个体心灵中悄然孕育和发生。



意大利艺术家加埃塔诺·佩诺个展《人完人》